

传染病与国家安全

INFECTIOUS DISEA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涂晓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传染病与国家安全

INFECTIOUS DISEA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涂晓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染病与国家安全 / 涂晓艳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6

ISBN 978 - 7 - 5097 - 8776 - 2

I. ①传… II. ①涂… III. ①传染病 - 关系 - 国家安全 - 研究②传染病 - 预防(卫生) IV. ①R18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1602 号

传染病与国家安全

著 者 / 涂晓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杨 慧 张苏琴 徐成志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010)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95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776 - 2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河南师范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河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课题资助

序

涂晓艳博士的著作《传染病与国家安全》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涂晓艳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为晓艳曾经的导师，对于她一直不懈地努力耕耘、收获，我感到非常欣喜。

晓艳是北京外国语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她的情景。学院办公室老师打电话来说，有一个学生要见我。稍后，敲门进来了一位清秀娇小、略显柔弱的小姑娘，礼貌地问好并说明来意。惭愧得很，虽做了多年的性别研究，但我仍未能摆脱关于女博士长相和气质的刻板印象，心里一边打着问号，一边客气地请她坐下。小姑娘落座后详细介绍了自己：本科学的是医学，硕士学的是教育学，现在想考国际关系方向的博士。听着她的话，我心里已经有了判断：很感谢你有意愿报考我的博士，从你的学术背景来看，我觉得你报考我这个方向可能不太合适。小姑娘说“谢谢您的建议”，但仍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专业方向，会好好复习，然后起身告辞。

数月后，收到研究生处发来的考生信息，我发现了涂晓艳的名字，接着是匿名判卷，等公布成绩时我注意到，她笔试考了第一名，面试表现也不错，于是，晓艳成了我的学生。晓艳很勤奋，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专业书籍，说自己的专业基础不好，要抓紧时间补课。她也有很强的学术敏感性。一次，我在课上提到非洲妇女在防治麦地那龙虫病上的贡献，她认真为同学们讲解了相关医学专业知识，并很快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学术论文。

指导晓艳选择博士论文题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通过自己攻读博士研究生的经验，给她定了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变劣势为优势，充分利用攻读本科和硕士学位时学到的专业知识；第二，让选题处在时代发展的趋势上。至于什么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当然只能凭着当时的认识水平判断。根据晓艳的情况，我建议她把大方向定在全球健康治理或医疗卫生

与非传统安全研究上，最后将论文题目定为“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研究”。经过艰苦而踏实的研究与写作，晓艳在三年时间内圆满完成了学业，论文获评北京外国语大学优秀博士论文。

传染病问题是一个跨学科议题，涉及医学、哲学、政治、历史、人口学、军事学等多个领域。进入21世纪后，国际政治中的传染病问题已引起各界的广泛重视，但国内相关研究仍然很不充分。

《传染病与国家安全》一书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的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传染病问题对国家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人口安全构成的破坏和威胁及其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联系。晓艳在书中指出，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传染病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正在加深，把这个问题纳入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可拓展人们对传统“国家安全”的认识，丰富国家安全研究。而且，作为一项本土化的研究，书中所提供的研究视角可以推动中国的传染病防治工作，提升其战略高度和政策力度，有效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符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需求。

如果说晓艳攻读博士学位的经历帮我克服了关于考生形象和专业背景的刻板印象影响的话，那么她的研究则突破了学界对传染病问题的一些常见观点。

第一，一般而言，传染病问题是卫生问题或医学问题，具体到国际政治研究中，则常被看作非传统安全研究或全球治理的内容，《传染病与国家安全》清晰地展现出该问题的传统安全或者“硬安全”意义。

第二，传染病的威胁在2002年“非典”发生之后凸显出来，因而常被认为是新问题、新现象。通过对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特别是通过从世界历史中选取案例，《传染病与国家安全》中指出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第三，晓艳在书中专门讨论了研究传染病问题与中国国家安全无法回避“中国式传染病问题危机”，包括庞大而又密集的人口、公共卫生设施仍正在建设之中、经济快速发展与卫生医疗投入不对等、人们的卫生安全意识仍比较落后等，具有重要的警示和启发作用。

《传染病与国家安全》一书，是涂晓艳博士将医学背景和国际政治研究相结合的标志性成果，它的出版是中国学术成长和青年学者成长的双重见证，体现了当代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丰富的多样性和无限的可

能性，展现出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研究的新景观。我相信，由晓艳开启的这项研究，一定会得到学术界的更多回应，进而向更深、更广处发展。

李英桃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前 言

2014年2月，西非国家暴发埃博拉疫情，随后在几内亚、利比里亚、马里、塞拉利昂、西班牙和美国扩散。疫情对人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11月5日的报告，“截止到11月2日，以上六个受感染国家和两个先前受感染国家（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累计出现埃博拉确诊、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13042例，其中4818人死亡”。^①国际社会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中国和美国疾病防控中心，欧洲、非洲联盟委员会以及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等都积极参与到疫情控制工作中。

人们对埃博拉病毒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发现了这种罕见病毒的存在，但我们知道它仅仅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传染病之一。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各种传染病始终伴随左右。过去与现在相同，传染病问题对社会、经济等造成严重破坏的例子并不少见，甚至对国家、人类造成致命打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不同的是，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注重国际合作治理传染病问题，因为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任何一个国家暴发严重的传染病问题都可能会危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的健康与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受到传染病威胁最早可以追溯到开始于公元前431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但直到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学界才开始关注传染病问题，并且只是作为“低级政治”被提出。虽然从认识上提高了，但离有效解决现实问题还有一段距离。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曾把世界政治比喻为一盘三维棋局，“上层棋盘是军事较量，中层是经济角逐，下层是跨国议题（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疾病传播等）”^②，要想赢得这盘棋，只重视三维棋局中的一个棋局是不行的。如三维棋局一样，国

① Ebola Response Roadmap Situation Report,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37510/1/roadmapsitrepre_5Nov14_eng.pdf.

② [美] 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第7页。

家安全的保障并不能仅仅靠军事实力或者经济发展，安全威胁来源变得更加多样化，比如传染病的暴发与流行。因此，传染病问题不应该成为国家安全研究忽视的问题或者是只限于学术界讨论的议题，而是需要被切实纳入国家安全政策层面。国际政治学科成立时间相比传染病问题出现的时间要晚，但这并不能成为国家安全研究忽视传染病问题的理由，因为自17世纪三十年战争结束，民族国家获得认同后，国家安全实际上就与主权国家息息相关。国际关系学者在研究国际关系历史问题时，忽视传染病这部分要归因于受传统国际关系研究议题所限，国际关系研究针对的大多是与领土、军事等有关的硬性政治问题。但新时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新问题也随之出现，这就需要我们z从意识层面打破传统思维模式和研究范式，重新思考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如女性在男权统治下的世界中长期处在国际关系领域之外，成为“隐形人”一样的存在，传染病在“硬性政治”主导下也长期处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边缘地位，成为“隐形威胁”。这种情况在国外学术界正在发生转变，从研究规模上看，国外在20世纪初仅有个别国际关系学者关注传染病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发展到21世纪初，尤其是美国发生“9·11”事件后，人们出于对生物恐怖主义的担心，有关传染病问题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从实际治理上看，还需要国际社会更多的努力。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资源、资金、信息以及医疗条件等各方面与发达国家都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传染病高发的非洲地区，因此在控制传染病问题方面如何切实照顾到发展中国家也成为一个问题。相较而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传染病问题研究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发展空间，虽然2003年“非典”在中国的暴发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遗憾的是，从研究成果的发展来看，传染病问题只被看作一个热点问题，疾病过后缺乏持续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本书正是基于上述种种思考，从历史视角出发，使传染病问题和国家安全两个原本不同的学科进行“联姻”。根据国家安全的形成与演变，分析并梳理传染病问题对不同时期国家安全内容所构成的威胁。一方面希望能通过传染病威胁国家安全的过程使人们提高对传染病问题的认识，以期建立更有效的预警和国际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也希望笔者对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的阐述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今后能对该问题有更深一步的研究。

目 录

导论 国家安全视角下传染病问题研究的相关问题概述	001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的价值分析	001
第二节 国际政治视野下传染病问题的研究现状	010
第三节 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研究的相关说明	028
第一章 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的理论与框架	037
第一节 传染病问题的概述及选择	037
第二节 国家安全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	045
第三节 传染病问题及其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历史与发展	059
第四节 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的分析框架	069
小 结	088
第二章 传染病问题与传统国家安全	090
第一节 传染病问题与军事安全	090
第二节 传染病问题与政治安全	118
小 结	133
第三章 传染病问题与非传统国家安全	135
第一节 传染病问题与经济安全	135
第二节 传染病问题与人口安全	157
小 结	184

第四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传染病问题防治 186

 第一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传染病问题 186

 第二节 防治传染病问题的系统思考 198

 小 结 208

第五章 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中国案例 209

 第一节 传染病问题上升为中国国家安全议题的必要性 210

 第二节 传染病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219

 第三节 系统思维下传染病问题应对的中国行动 232

 小 结 238

结 论 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的特征与启示 239

参考文献 243

后 记 268

导论 国家安全视角下传染病问题 研究的相关问题概述

随着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凸显，传染病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之一。传染病问题也因其自身的严重性、危害程度被国际社会界定为全球性问题，并受到各个国家的普遍关注。而将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是最近几年的新现象，并成为国内外研究的新趋势。

针对这项跨学科交叉研究，总体来看，国外的研究成果往往体现其本国和本地区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发展需要，因此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很难体现中国学者的观点和立场。相较而言，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对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的研究尚缺乏系统的分析框架和较深入的研究。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且密集的发展中大国，无论是本国暴发的传染病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传播过来的传染病，一旦流行，都会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从国家安全的高度认识传染病问题是有必要的。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试图在中国的语境下证明传染病对国家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并试图采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哲学思维，根据中国基本国情和现实情况思考如何从国家安全视角认识传染病问题和防治传染病。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的价值分析

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从表面上看是由两个学科的内容组成的，但本书以传染病与国家安全研究作为题目，是由于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议题实际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传染病角度看，传染病虽然是一个医学概念，是由“病原微生物（病毒、立克次体、细菌、螺旋体等）和寄生虫（原虫或蠕虫）感染人

体后产生的有传染性的疾病”^①，但近年来人口增长、城市化快速发展、环境恶化和抗生素滥用等因素打破了微生物世界的平衡，再加上冷战后全球相互依赖程度的逐渐加深，人员、贸易等快速流动使传染病跨地域传播，具有了全球性，传播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快，也造成了比传染病的医学危害本身更加严重的后果。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出现的传染病即以空前的、每年新增一种或多种的速度被发现”。^②这促使了艾滋病（AIDS）、非典（SARS）等新传染病的出现和结核、大流感和疟疾等旧型传染病的复发。传染病问题因此成为全球性问题之一。鉴于传染病发生的频率、传播的速度以及近年来新发传染病的出现，该问题作为非传统安全因素走进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

二是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国家安全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和议题，最早在美国出现。英国学者彼得·曼戈尔德（Peter Mangold）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指出，国家安全的现代用法最早出现在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43年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中。^③二战结束后，国家安全一词得到广泛应用，但对其概念没有一致的看法。虽然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认为“国家安全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它拥有统一而精确的界定。对它的界定涉及许多风险，比如我们难以确定某些事情发生的概率，以及我们无法准确预见某些偶然事件等”^④，但国际关系学者仍然试图从各个层面对其进行界定，比如从抵御外来侵略、实现国家利益到保护本国既得价值的角度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及女性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对国家安全也持有不同的理解。然而，不管国家安全的界定如何多样，它总是跟时代环境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维护相一致的。美国学者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认为：“安全是一种活生生的思想外皮，它

① 彭文伟主编《传染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第1页。

② 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世界卫生报告——构建安全未来：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7/9787117091008_chi.pdf，概要第6页。

③ Peter Mangold,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2.

④ Charles L. Schultze, "The Economic Cont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Foreign Affairs* 51, No. 3, 1973, pp. 529-530.

所应用的时间和环境不同，色彩和内容就可能截然不同。”^① 因此可以说，国家安全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概念，从冷战结束前以军事为主到冷战结束后收入环境、能源和传染病等非军事因素。也正是因为安全内容的不断调整，传染病问题才被纳入安全研究的范畴并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

但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从国家安全视角认识传染病问题还需要进一步丰富与完善，而国际关系领域和国家安全研究对传染病因素的考虑不够充分，重视程度也有待加强。因此，从国家安全视角讨论传染病构成的威胁是必要的。

一 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的研究背景

全球化的发展与深化带来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也为病毒的无国界快速流动提供了机会。如果把这种现象再仅仅寄托于医学领域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因为目前的传染病问题不仅需要医疗技术的提高，更需要国际合作的加强。要达成这一点，国家对传染病问题的正确认识是首要之事。本书的写作一方面是基于对传染病在现今和历史中的思考，另一方面是基于学习国际关系专业时发现的一些问题。

首先，新老传染病的历史与现实不断挑战国家的安全稳定。近年来新发传染病如艾滋病、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在地区和全球迅速传播。尤其是回顾 2003 年“非典”在中国本土的暴发，情形仍然历历在目。与此同时，一些老的传染病复发的消息也在卫生部门不断公布出来，如已经获得基本控制的结核病目前发病率又有上升趋势。不断出现的新发和再发传染病是笔者思考该问题并坚持研究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的背后是对传染病历史的思考。瑞典病理学家福克·汉森（Folke Henschen）指出：“人类的历史即疾病的历史。”^② 而传染病却一直被看作医学问题。但历史资料可以证实，传染病在很久以前已经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最早记录传染病问题对国家造成不稳定影响的学者之一。公元前 431 ~ 前 404 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

① Oliver Wendell Holmes, “In Search of a Post-Cold War Security Structure,” *Mcneir Paper* 27, 1994, p. 24. 转引自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 42 页。

② 李建中编著《世纪大疫情》，学林出版社，2004，第 1 页。

尼撒联盟之间进行了一场几乎涉及当时整个希腊世界的战争，修昔底德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记录并写成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①该书对战争期间发生的瘟疫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比如瘟疫的起因、瘟疫的症状以及瘟疫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记录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瘟疫是如何降低雅典人的士气、破坏雅典的政治领导力、削弱雅典军队实力，阻止雅典实现关键的军事目标，并最终导致雅典权力削弱、帝国衰落的。传染病对国家安全无疑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后来的历史学家对此持有相同的看法，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廉·H. 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认为：“如修昔底德所暗示的，这场未能预见也不可预见的瘟疫，与雅典未能打败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结局存在密切关系。”^②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记录了在1527年瘟疫袭击佛罗伦萨时他亲眼所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衰落。他这样写道：“佛罗伦萨现在好像仅仅是一座充满着异教徒然后被遗弃的城镇。市民一部分已经幽闭在遥远的乡下房屋里，一部分已经死去，而还有一部分正在经历死亡。对于人们来说，现在是痛苦的，未来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对死亡无能为力，只能活在担心和恐惧中。从前满是富裕和高贵市民的干净街道现在却充斥着恶臭和肮脏。商店和旅馆关闭、工厂停工、法院里空无一人，法律被践踏。而过去常常是市民聚集的广场和市场现在却变成了坟墓和乌合之众聚众闹事的地方。”^③

上面讲的是古希腊和中世纪后期传染病问题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可在医学较为发达的新时期这种现象并没有改变甚至更加严重。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的逐渐加深使传染病随着贸易和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而大范围迅速传播。新发传染病如艾滋病（AIDS）、“非典”（SARS）和甲型H1N1等的出现与古老传染病如结核（Tuberculosis）、疟疾（Malaria）的复发给人类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但同时其也加强了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传染病问题的重视，将之提升到国家

① [古希腊]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155～163页。

② [美] 威廉·H.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第64页。

③ Niccolò Machiavelli, “Description of the Plague at Florence in 1527”, in Johannes Nohl, *The Black Death: A Chronicle of the Plague*, Westholme, 2006, pp. 216–217.

安全层面。目前,传染病问题会威胁国家安全已获得部分国家及国际机构的认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发布的国家情报评估指出:“传染病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①在这份报告中,国家情报委员会表示:“在未来20年里,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将使美国 and 全球安全形势更加复杂。这些疾病会使美国海内外公民陷入危险,威胁部署海外的军队,加剧那些与美国有重要利益关系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与政治不稳定。”^②同年,在克林顿任职期间,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在联合国安全委员会上发表演讲表示,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对全球安全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认为:“对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来说,艾滋病不仅是人类危机,也是一种安全危机,因为艾滋病威胁的不仅是个人,还有重要的机构。这种疾病削弱劳动力,削弱经济力量。艾滋病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具破坏性的威胁之一。”^③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2000年7月17日发布的1308号决议也宣称艾滋病毒(HIV)和艾滋病(AIDS)的流行威胁全球安全。除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已经表示传染病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外,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也有同样的认识。2001年6月,俄罗斯卫生部副部长根纳季·奥尼先科(Gennadiy G. Onishchenko)称艾滋病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④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的“世界艾滋病日”也提到:“卫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⑤除此之外,联合国在2004年11月30日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国际社会应当达成共识,认识到艾滋病已经是一个全球安全问题,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构成了同样的威胁。在全球关注反恐战争和核扩散问题的同时,不应忘记艾滋病如今对世界造成的威胁并不亚于让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器。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科菲·安南

-
- ① D. Gordon, "The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Threa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NIE 99-17D,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 ②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The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Threat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Reprinted i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ject Report*, Report 6, Woodrow Wilson Center, 2000, p. 5.
 - ③ Al Gore, "Text: Vice President Gore's Remarks on AIDS to UN Security Council," January 10, 2000. www.aegis.com.
 - ④ David E. Powell and Heidi A. Kostin, "Rapid Spread of AIDS in Russia Imperils a Generation," *Boston Globe* 10, February 2002.
 - ⑤ 晋继勇:《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国际机制分析》,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Kofi A. Annan) 在其著名的《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① 报告中强调：“在 21 世纪，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不仅包括国际战争和冲突，也包括国内暴力、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些威胁还包括贫穷、致命性传染病和环境退化，因为此类威胁可以造成同样的灾难性后果。所有这些威胁都可能大规模地导致死亡或缩短寿命，也可能破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地位。”随后，世界卫生组织在 2007 年发布了《构建安全未来：21 世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② 报告，其中也提到传染病对国家、全球的安全构成了挑战。

因此，从传染病威胁的事实存在以及 21 世纪部分国家政治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对传染病问题的认知可以看出，传染病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已经无可争议。

其次，国家安全研究对传染病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虽然从古至今不乏传染病威胁国家安全的例子，但国家安全研究很少注意传染病问题，这种现象跟国际关系的发展历史有较深的渊源。有学者指出：“自‘国家’的概念和实体产生以来，‘安全’概念就与‘国家’概念紧密相连。”^③ 1648 年欧洲各国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国家主权的存在提供了法律依据，对各诸侯国主权地位的肯定也催生了现代国家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国家安全的概念与研究在这个特定时期产生和开始并不断发展。传统国家安全观正是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强调国家是主要行为体，国家安全也主要局限于军事领域，军事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所理解的：“安全”也就是国家安全正被他国以武力威胁，需要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保卫。他认为，安全研究是关于战争现象的研究，而且它可被定义为“对军事力量的控制、使用，及造成威胁的研究”。^④ 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冲突和战争的时代主题，也是研究的主要议题。因此国家安全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放在军事方面，以致在

① 科菲·安南：《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中文版）A59/2005，第 23 页。

② 世界卫生组织：《构建安全未来：21 世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7/9787117091008_chi.pdf。

③ 子杉：《国家的选择与安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安全观的演变与重构》，上海三联书店，第 12 页。

④ [英] 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译者序”，第 2 页。